



中央民族大学
“211工程”建设项目
ZHONGGUO MINZU DAXUE JIANSHE XIANMUB

■ 王业伟 / 著

伽达默尔现代性思想研究



A Study of Hans-Georg Gadamer's
Thought of Modernity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
“211工程”建设项目
ZHONGGUO MINZU DAXUE JIJIQUAN BENJIAN JIAXIAN

王业伟 / 著

伽达默尔现代性思想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伽达默尔现代性思想研究/王业伟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1108-914-1

I. ①伽… II. ①王…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5275号

伽达默尔现代性思想研究

著 者 王业伟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 话: 68472815(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5.8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914-1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1)
1 哲学解释学：狭义和广义	(1)
2 现代性——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指向	(7)
第一章 重审哲学解释学的期待视野	(16)
第二章 现代性的实质——哲学解释学与西方形而上学	(32)
2.1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本质的分析	(35)
2.2 “一”与“不定之二”和形而上学传统	(40)
2.3 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修正	(53)
第三章 哲学解释学对审美现代性的解析 (Destruktion)	(57)
3.1 审美现代性的概念	(60)
3.2 哲学解释学对审美意识的批判	(67)
3.3 审美现代性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失落	(83)
第四章 建构哲学解释学的审美话语	(93)
4.1 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	(93)
4.2 哲学解释学的艺术真理观	(108)
第五章 实践哲学的现代性意义	(130)
5.1 从解释学到实践哲学	(131)
5.2 实践哲学的核心——实践智慧和对话伦理	(140)
5.3 实践哲学与道德现代性	(150)

2 伽达默尔现代性思想研究

结论·····	(159)
参考文献·····	(162)
附录 伽达默尔论艺术作品时间性的概念·····	(170)
后记 ·····	(183)

绪论

1 哲学解释学：狭义和广义

作为 20 世纪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在西方当代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已为人所共知。

国内学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关注伽达默尔,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①在既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目光集中在《真理与方法》一书,尤其是其第二部分“精神科学里的理解问题”上。在人们看来,伽达默尔的理论延续着西方解释学的传统,其思想核心是“理解理论”。它回答了诸如此类的问题:理解是一种怎样的行为?意义是如何生成的?文本的“原意”是否存在?对文本的理解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理解与人的生存之间有何联系?等等。这样的研究,将伽达默尔放在“解释学”这条线索上,着力分析和说明他在这一领域中的原创性贡献。因而,往往格外重视梳理他与之之前的解释学理论家,如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人的联系,以及与之之后的解释学理论家如贝蒂、赫施、哈贝马斯、

① 就我看到的材料,国内至今已经出版的解释学研究著作有殷鼎《理解的命运》(1988)、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986)、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及其当代发展》(2002)。洪汉鼎还主编了一套“诠释学与人文科学丛书”,内容涵盖了从哲学解释学到历史解释学、法学解释学、文学解释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对伽达默尔进行专题研究的专著有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1998)、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2002)、张能为《理解的实践》(2002)、李鲁宁《伽达默尔美学思想研究》(2004)。

从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角度对解释学进行研究的著作有:张隆溪《道与逻各斯》(1998)、金元浦《文学阐释学》(1997)、李建盛《理解实践与文本意义》(2002)。涉及解释学的专著和散见于各个杂志的文章很多,难以一一尽数。

2 伽达默尔现代性思想研究

利科、德里达等思想家的论争，特别是他对导师海德格尔解释学思想的接受和发展，^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国内伽达默尔研究的焦点，并同《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如“前见”、“视界融合”、“历史效果意识”、“问答逻辑”一起，写进了教科书里，形成了公认的伽达默尔形象。^②

我认为，这种“解释学内”的伽达默尔研究正当、必要而且意义深远，但是，仅从这个角度是很难完整地把握伽达默尔的思想意义的。

如果我们全面地看待伽达默尔的著述，就会发现所谓“理解理论”只是他全部思想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③

① 加拿大学者让·格朗丁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论伽达默尔的著作最终都是对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的研究。”见“Gadamer on Humanism”，in Lewis Edwin Hahn ed.: *The Philosophy of Hans-Georg Gadamer*,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157。

② 从现有文献上看，在国内的研究中，谈得更多的是伽达默尔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赫施、哈贝马斯等解释学内部诸理论家的关系。而诸如伽达默尔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与胡塞尔、与《解释学以外的》海德格尔这样的专题研究则一直付之阙如。在为数不多的专题研究中，倪梁康在《现象学及其效应》中对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联系的研究是言之有物的优秀个案，但显然更倾向于对胡塞尔的把握，而非伽达默尔。国外对伽达默尔的研究似乎也有类似情况，Fracis Ambrosio 就在文章里抱怨说：“对于那些伽达默尔与之进行解释学理论交锋，并因而对伽达默尔思想形成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主要人物——尤其是柏拉图、黑格尔、海德格尔——的作用人们关注得太少了。……如果我们解释视野未能及于这些人，那么我们对于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反思的观念就必然是不完整的。”Coltman 在引述这番话之后，认为在这一串名单中应该加上亚里士多德。见 Rod Coltman: *The Language of Hermeneutics: Gadamer and Heidegger in Dialogue*, SUNY, 1998, 第32页。

③ 伽达默尔2002年去世后，他的德文版著作集也已出齐，共11卷：其中第1卷、第2卷题为“真理与方法”，主要收录了《真理与方法》以及其后与一些批评者的论争。这些论争完善和丰富了他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第3、4卷题为“现代哲学”，包括了他对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以及有关哲学史、时间之谜、伦理学和人类学问题的文章；第5、6、7卷是“古希腊哲学”卷，主要是论述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章和书评；第8、9卷是“美学和诗学”卷，分别收录了美学和文学评论方面的文章；第10卷、第11卷是增补、附录和索引。

在日本学者卷田悦郎的伽达默尔的主页上，可以查到伽达默尔完整的著作目录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http://www.ms.kuki.tus.ac.jp/KMSLab/makita/gdmhp/gdmhp_d.html)。这个主页也是至今为止最完备的伽达默尔参考文献目录。

在《真理与方法》发表之前，他主要是以古典语文学家（Philologe）闻名于学术界，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柏拉图，他发表的第一篇初露锋芒的文章，是与古典语文学权威维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争，这为他四年后出版教职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运用现象学方法阐释柏拉图（也包括一部分亚里士多德）思想奠定了基础。^①对希腊思想，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兴趣贯穿了伽达默尔的一生，这从收入著作集第5、6、7卷大量关于古希腊哲学的文章和书评中可以见出。晚年，作为解释学家的伽达默尔又回到了希腊思想，著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善的相》和《哲学的开端》等著作。^②1998年，98岁的伽达默尔完成了晚年的最后一项学术工作——《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的翻译和注疏。足见希腊哲学在他思想中的分量。

有人将伽达默尔的晚年称为“第二次青春”。^③从1960年出版《真理与方法》到2002年去世，伽达默尔一直笔耕不辍，写了大量关于现代哲学思想和诸多重要哲学问题的文章，显示了旺盛

① 伽达默尔的博士论文“Das Wesen der Lust in den platonischen Dialogen”（未发表，手稿收在海德堡大学），与耶格尔论争的文章：“Der aristotelische Protreptikos und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 der aristotelischen Ethik”，收入著作集第5卷。伽达默尔后来说，这篇文章使他“在语文学圈子里得到承认”。教职论文“Platos dialektische Ethik, Phänomenologische Interpretationen zum Philebos”1931年初版，1983年再版，后收入著作集第5卷。伽达默尔曾经说，《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是一本“未明说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见GW2 487。

② Gadamer, *Die Idee des Guten zwischen Plato und Aristoteles*, 收入著作集第7卷。Der Anfang der Philosophie, (Philipp Reclam jun. GmbH & Co. Stuttgart, 1996)一书是1988年伽达默尔在意大利的演讲的讲稿，1993年首次以 L'inizio della filosofia occidentale 为题发表了意大利文版，后由 Joachim Schulte 译成德文。我看到的是 Rod Coltman 从德文转译的英文版，The Beginning of Philosophy (New York: Continuum, 2000)。

③ Jean Grondin: *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12

的精力和非凡的创造力。除了与许多哲学家（如贝蒂、赫施、德里达、哈贝马斯）正面交锋，进一步澄清《真理与方法》中的解释学思想的内容外，^①最受国外学术界重视的是他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基础上提出的“实践理性”的概念，以及大量有关美学问题的论述。^②这些著作既是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解释学思想的补充，更是在古希腊研究和哲学史研究基础上对原有思想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想全面地把握伽达默尔思想，甚至只是深入理解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的解释学思想，仅仅局限于《真理与方法》和“理解理论”也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就有学者指出：“把《真理与方法》作为伽达默尔的思想顶峰，而认为此前他不过发展了解释学理论，此后他仅仅检讨了解释学理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牢记的是《真理与方法》决不是伽达默尔全部思想构想综合、完整的表述。”^③事实上，这样一种看法，已经越来越成为西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伽达默尔研究的共识。^④

毋庸置疑，解释学理论是伽达默尔思想的核心。但既有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早已不再囿于传统的内涵，它既非“解经学”（路德），“避免误解的技艺学”（施莱尔马赫），亦非“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狄尔泰），为解释提供方法的

① 这部分内容收入著作集第 2 卷，与 1960 年发表的《真理与方法》一起以“真理与方法”为题出版。

② 这部分内容收入著作集第 8、9 卷。第 8 卷以理论为主，第 9 卷主要是文艺评论。

③ Rod Coltman: *The Language of Hermeneutics: Gadamer and Heidegger in Dialogue*, SUNY, 1998, 第 33 页。

④ 90 年代以来，西方越来越重视《真理与方法》之外，尤其是《真理与方法》之后的伽达默尔思想研究。对这方面的趋向的说明可以参见：Robert J. Dosta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damer*, (Cambridge, 2002), J. Risser: *Hermeneutics and the Voice of the other: Re-readin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lbany: SUNY Press, 1997), 尤其是导言部分。

理论(贝蒂)。^①从施莱尔马赫开始,解释学就已经摆脱了依附性的工具学科的地位,成为一门哲学性学科,而海德格尔更是将解释学延伸到了存在论领域,使之摆脱了认识论的狭隘视角。伽达默尔称自己的思想是“哲学解释学”,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解释学的普遍性”,实际上意在挑明自己的哲学解释学和以往任何解释学的不同之处——他的解释学不但是“哲学性”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就是哲学本身。^②其内涵和外延不但早已超越了“解释的技艺学”,而且也早已超越了“理解理论”、“解释之学”的范畴^③,国内的研究往往只看到伽达默尔前一个超越,却没有对后一个超越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对伽达默尔而言,历史悠久的狭义上的解释学不过是一个施展理论手脚的空间,其理论指向(orientation of theory)不在于解释学本身,不在于搞清什么是理解、意义从何而来等诸如此类的解释学理论问题。他的解释学是“哲学解释学”,它有更宽的视野,更大的雄心,直接指向了现代哲学、现代思想乃至现代文化本身的一些根本性难题。这种现代

① 关于解释学的发展历史,英文世界的权威著作是 Richard Palmer 的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国内学者相对详尽的著作有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

② 在这个意义上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其说是“哲学解释学”,不如说是“解释学哲学”。对此,伽达默尔的学生、传记作者格朗丁有过一番说明:“他所计划的哲学,也是他所实践的哲学是哲学解释学。他不敢称之为‘解释学哲学’(海德格尔想要这样称呼它),因为他不想冒用雄心勃勃的哲学家的称号。哲学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属性,于是他发展了一种解释学,包含着哲学性的维度,因为这种解释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解释、理解不只是社会科学实践中的一个过程,而且更为根本地意味着人类存在的整个生存状态。”见让·格朗丁著,凯瑟琳·普兰特译:《伽达默尔的哲学》,英文本,第12页。

③ 事实上西文中的“Hermeneutics(赫尔黑斯之学)”也未直接体现中文“解释学”一词里反映出的“解释”之意,只是在词源中才有体现。Hermeneutics的词源解释见 Palmer, Richard: *Hermeneutics: Interpretation Theory in Schleiermacher, Dilthey, Heidegger, and Gadame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9), 第二章。中译本:严平译,张文慧、林捷逸校:《诠释学》,台湾,1996年。这一章的译文另收入严平著:《走向解释学的真理》的附录中。

哲学的背景和问题意识是我们在研究伽达默尔时要格外重视的。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一些哲学史学者首先敏锐地意识到“解释学外”的伽达默尔的重要意义。一些人进而提出了伽达默尔的分期问题。认为,伽达默尔思想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前期是“前解释学阶段”,从1922年到1949年,主要从事古希腊的语文学研究。中期“哲学解释学阶段”从1949年到1960年,是酝酿和写作《真理与方法》的阶段。1960年发表《真理与方法》之后是晚期阶段,应用哲学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来分析许多社会伦理问题,是为“实践哲学”阶段。^①这种分期清晰明快,也跳出了狭隘的“理解理论”,看到了一个更全面完整的伽达默尔形象。但是这种划分也容易让人忽视重要的一点:伽达默尔的思想不存在诸如维特根斯坦哲学1、哲学2那样的“突转”,甚至也不存在区分海德格尔前期、后期思想的意义深远的“转向”。伽达默尔的思想一以贯之、相互联系,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他的学生君特·费加尔(Günter Figal)曾经指出,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内”和“解释学外”之间,同样存在着一个“解释学的循环”:唯有先对于“解释学外”的个别领域(美学、实践哲学、希腊哲学阐释等等)有所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反过来,唯有对解释学有所了解,才能对个别领域做更好的把握。^②他前期的希腊研究和后期的美学研究、实践哲学研究,都没有游离于中期“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指向之外。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希腊研究”就是他的“实践哲学”,而他的“实践哲学”和他的“美学”,也就是他的“哲学解释学”。

① 见严平:《伽达默尔集》“编选者序”,第1页。另见张能为著:《理解的实践》,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② Günter Figal: "Phronesis as Understanding: Situating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 Specter of Relativism, Truth, Dialogue and Phronesis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edited by Lawrence K. Schmid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60年，当《真理与方法——哲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首次出版时，这本书副标题中的“哲学解释学”曾让编辑们大惑不解。时至今日，这个概念已经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被哲学界广泛接受。狭义的哲学解释学一般指的就是伽达默尔的所谓“中期思想”，即，主要体现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的“理解理论”。但是，本文中的“哲学解释学”却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他指的是伽达默尔的整体思想。不仅仅包括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的“理解理论”，而且还包括了之前准备阶段的思想 and 之后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其范围超出了狭义的“哲学解释学”，而涵盖了“希腊研究”、“美学研究”和“实践哲学”的全部。

尽管不赞同拿“理解理论”对伽达默尔的思想“一言以蔽之”，但我仍使用了“哲学解释学”这一概念来指称他的思想“整体”，就是要说明：伽达默尔的思想是一个不可割裂的统一体，前期思想也好，晚期思想也好，其实都可以融合在“哲学解释学”这个大标题之下，只不过，这里的“哲学解释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非局限于“理解理论”这个层次上的狭义概念。

2 现代性——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指向

伽达默尔是一个具有敏锐“问题意识”的思想家。重视“生活世界”、强调“解释学（哲学）首先是一种实践”^①（GW2 493）、提倡在当下的情境中对思想的应用——这些既是他提出的理论主

^①本文中伽达默尔的原文均引自：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J.C.B.Mohr (Paul Siebeck), Tübingen. 《真理与方法》的中译文使用了洪汉鼎的译文，但均根据原文核对，部分译文有改动。参见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方便起见，原文出处在正文中括号内标出德文原版的卷次和页码。

张，同时也是哲学解释学自身的理论品格。因此，研究伽达默尔，离开他的“问题意识”和“期待视野”，一头钻进他提出的一大堆解释学名词和命题中去，这既违背他的理论主张，也容易造成对他的表面化、简单化理解。

如果说，伽达默尔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理解理论”，广义上的哲学解释学具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指向，那么，这个理论指向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无论在“理解理论”中还是在“希腊研究”、“美学研究”和“实践哲学”中，始终隐藏着一条主线，即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是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出现在 5 世纪，伴随着这个概念，出现了一种新的、线性的时间观念，根据这种观念，“现代”是与“古代”、“中世纪”相断裂的“新时代 (die neue Zeit)”。这一时代中发生的大事是新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这些事件中形成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决定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哈贝马斯（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指出，现代性的核心原则是“主体性”，它既形成了现代性的优越性，也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当西方人从传统的神的世界中走出，确立了主体性的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现代不能或不愿再从其他时代样本那里借用其发展趋向的准则”，那么它就“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不断地重新审视自身得以确立的一系列观念和原则（诸如革命、进步、解放、发展、理性、科学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自我确证”的问题。因此“有关现代的最初探讨，即已包含着对于现代的批判”。^①这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从近代哲学（从后期经院哲学派直到康德）就已经开始，在 18 世纪末变得十分突出，但直到黑格

①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8 页，第 20 页。

尔才第一次“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随着现代性后果越来越明显，对现代性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尖利、越来越刺耳。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梳理并批判了“现代性哲学话语”从黑格尔开始，走出“启蒙的辩证法”，经由尼采和海德格尔，走向“后现代”的过程，并提出了自己继续“现代性未完成规划”的理论构想。

“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②如果哈贝马斯这一论断不假，那么，哲学解释学不仅（如以往的研究多次指出的那样）可被看作对漫长的德国解释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即对“现代性”这一主题做出的系统论述。这构成了我研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基本思路。

如果我们仔细清理一下伽达默尔的思想来源，就不难看出伽达默尔的理论定向指向现代性问题这个事实。一般认为，支持伽达默尔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海德格尔。他的两方面的思想对伽达默尔影响最大：一是《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以及“实际性解释学”。这为伽达默尔确定了“存在论的解释学”的基本思路。二是30年代海德格尔艺术真理问题的思想。伽达默尔曾认为这一思想是揭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主线，^③他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伽达默尔对艺术的理解，而且为他提供从艺术经验切入哲学解释学的思路。其次是黑格尔。黑格尔对伽达默尔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文主义和辩证法两方面，尤其是辩证法，成为伽达默尔思想中

①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②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③ 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见伽达默尔著，夏镇平等译：《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19页。

沟通现代和古代的桥梁。^①伽达默尔曾将回忆自己学术之路的文章定名为“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如果说“现象学”指的首先是海德格爾的影响，那么“辩证法”指的首先就是黑格尔的影响。其三是古希腊思想，主要指柏拉图的辩证法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后面我们会看到，二者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中实质上是相通的，因而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作为一位从理论到实践都遵循着解释学的思想家，伽达默尔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擅长将自己的理论展现在与其他思想家对话的过程中，通过对以往思想家的阐释，来凸显出自己的思想，因而在他与其思想资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顺着这条线索，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这些思想资源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直接或间接地会聚在了“现代性”问题周围。

在哈贝马斯论述现代性问题的名著《现代性哲学话语》中，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两位思想家。他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②，而海德格尔则不仅仅自己开创了一套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而且直接影响了后现代的思想理念。他们的“现代性话语”既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廓清了一个思想语境，同时也为他的现代性分析提供了思想上的启发。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伽达默尔的古希腊研究与现代性问题之间的关系。自启蒙时代以来，在赫尔德、洪堡特、沃尔夫等思想家的开创和推动下，德国形成了古典语文学。德国的古典语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拘泥于爬梳“客观事实”的实证研究，而是注重“现实性”的思想研究：在古代思想中寻找克服当代弊端，实现人性完满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的古典研究其实就是

① 有关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在伽达默尔思想中的体现，国内有学者曾做过专门研究。见何卫平著：《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②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页。

广义上的“古今之争”——即在古代文化思想背景下确证现代性——的一个部分。伽达默尔的古典研究继承了德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具有明确的现代性问题意识，换句话说，他的古典研究目的不在于重构（rekonstruieren）历史，而在于，通过重新阐释或整合（integrieren），从古老的智慧中寻找思想资源，发现反思和克服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古典研究，既是其解释学思想的来源，也是其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伽达默尔研究中，人们常常强调海德格尔对他的重要影响。哈贝马斯曾经说过，伽达默尔总是不但称自己是海德格尔的学生，而且还强调是学过古典语文学技艺的学生。^①这表明，对哲学解释学而言，古希腊研究具有与海德格尔至少同等重要的意义。伽达默尔本人甚至更加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在一篇自述中，他说：“我最重要的思想学自于海德格尔。”（GW2 485）但马上又指出：

我之所以能逐渐削弱掉自己归同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形象，主要应归于（希腊）语文学的研究。在领会希腊人的相异性中去认识他们，在希腊人的他在性中去发现那些可能已湮没，也可能在今天不知不觉仍在起作用的真理，这就成了自觉不自觉地指导我一切研究的动机。（GW2 486）

可见，如果说海德格尔为伽达默尔提供了思想上的启发，那么，希腊研究则是使伽达默尔摆脱海德格尔的限制，形成自己思想个性的核心因素。狭义的哲学解释学上如此，现代性哲学话语上同样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影响伽达默尔三个方面中，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不过是他通往希腊哲学的桥梁而已——前者让他走向柏拉图的辩证法，后者让他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因此，将

① J. Habermas, “Hans-Georg Gadamer, Urbanisierung der Heideggerschen Provinz”,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1, s. 392

伽达默尔放置在解释学的线索中，审视他在解释学方面做出的原创性贡献固然主要，而将哲学解释学还原到德国人文主义传统中去，认真梳理和分析希腊哲学研究与其现代性哲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伽达默尔思想特质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这将构成本文的一条重要线索。

其实，将现代性问题作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定向，这并不是我本人的臆造，许多伽达默尔的研究者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这个问题。

首先明确地提出伽达默尔现代性问题思路的，正是哈贝马斯本人，尽管他《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没有写进伽达默尔，但在伽达默尔获得黑格尔奖的致辞中，哈贝马斯赞扬并系统地总结了伽达默尔的贡献。在这篇题为《海德格尔外省气的都市化》的文章中，哈贝马斯指出，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思想遗产的继承者，但是海德格尔激进的哲学倾向，使得现代思想与古代传统之间面临着一种中断，伽达默尔的贡献在于，他沿着海德格尔指引的方向——对西方现代性中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批判——构建新的哲学思想，同时却“超越传统的三重中断，重新确立这种真理要求的连续性。沟通在我们和希腊哲学之间断裂的三条罅隙：19世纪由历史主义造成的中断，17世纪由物理学造成的中断和在现代性之初由对世界的现代理解造成的中断。”哈贝马斯进而指出：“在此，伽达默尔在德国传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追随了一种现代性的自我阐释，在这种阐释下，进一步的思考从另一个方面以现代性的合法性的名义产生了。”^①

1981年，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伽达默尔与风头正健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人们在关注这场“德法之争”的同时，也更加注意到了作为战后

① J. Habermas, "Hans-Georg Gadamer, Urbanisierung der Heideggerschen Provinz",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1), s.392-401.